十餘人為爪牙盜賊不敢近廣平聲為道不拾遺遷
為河內太守好殺伐行威天子以為能遷為中尉
姦猾窮治糜爛獄中
前漢王陵沛人為右丞相少文任氣　議諸呂不當王
王褒字子淵蜀人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刺史王襄奏其
有軼材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擢為諫大夫　侍太
子朝夕誦讀奇文
王訢濟南人為被陽令守右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帳

衆心

王童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以文學為官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選為京兆尹

王商字子威涿郡人京師相驚言大水至商獨曰此必訛言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　後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嘆曰此真漢相矣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察廉為南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少好大節有志立功

王景字仲通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修作浚儀渠

拜河堤謁者遷廬江太守教民用犁耕由是境內豐稔

王渙字稚子除溫令縣多姦猾以方畧懲誅之境內清肅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遷洛陽令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者莫不曲盡

情詐厭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京師以其有
神筭民為立祠

王逸字叔師為校書郎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王烈字彦方少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
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謝之遺
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烈
使推求乃先盜牛者其感人若此

王喬有神術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怪其

王戎字濬沖生而頴悟眼爛爛如巖下電父渾卒故吏
賻贈數百萬辭不受為竹林遊遷吏部尚書
王衍字夷甫戎之從弟山濤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
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補元城令終日
清談縣務亦理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口中雖
黃　口未嘗言錢見錢曰阿堵物　朝野翕然謂之
一世龍門　王戎謂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
是風塵表物當世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耳

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六字悅恬洽協郤詹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吳王友中書侍郎　恬字敬豫善奕碁為中興第一官至散騎常侍　洽字敬和諸子中最知名為中書郎二子珣珉珣字元琳為桓溫掾溫曰王掾當作黑頭公轉主簿後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以才學文章見重於武帝夢神與大筆如椽　珉字季琰善行書後歷侍中兼中書令初導渡淮郭璞筮之曰淮水絶王氏

皆寬恕之少有重譽為中興第一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獨　子述字懷祖為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餘無所諱每受職不為虛讓　子坦之字文度弱冠有重名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遷中書令臨終與謝安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流譽一時其舅范甯甞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

事無巨細莫不歸之　宰政公平兵彊國富
猛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自臨問之曰臣
歿之後願不以晉為圖及卒堅曰天不欲使平一六
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猛為相剛明清肅善惡
著白放出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
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　子皮因
事求官荷堅語之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
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

王弘字休元曾祖導少好學以清恬知名父珣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喪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　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　子錫字寵光錫子僧亮僧衍僧達　僧達後為宣城太守

王徽字景玄弘弟孺之子為中書侍郎　徽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不乘物理也　遠子僧祐字嗣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世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

未嘗言人之短梁武帝時自侍中出為吳興太守
邑邑不樂臥不視事　子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
母憂居喪有至性稱曰孝童嘗獻太極殿賦為新
安太守侍中庶子及卒太子臨哭曰風
韻遒上神鋒標暎千里絶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
一時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　暕字思
晦驎弟也數歲有成人之度父儉作宰相賓客盈
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歷吏部尚書　子承

年不決志到官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閒田為吏
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　志弟揖揖子均字元禮十
六為芍藥賦其辭甚美　詩為後進模範文章之美
可謂後來獨步後為太子詹事　沈約云自開闢以
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揖弟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時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
寶仕梁為秘書監　彬弟寂字子玄位秘書郎
王誕字茂世弘從祖兄為宋武帝太尉長史　凡碑字

謂玉昆金友　錫弟儉字公會為太子中庶子儉弟
通字公達仕陳遷右僕射通弟勤字公齊累遷左僕
射弟質字子貞為都官尚書弟固字子堅為太常卿
王裕之字敬弘授侍中所居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
時人謂之王東山　子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親
貴瓚之子秀之字伯奮為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
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　秀之子峻字茂遠累遷吏
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

王悅之字少明宋明帝時為御史中丞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

王淮之字元魯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

王猛字世雄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為晉陵太守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

王逡之字宣約齊建元中上表立國學轉國子博士弟

真良二千石也　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蜂也帝每嘆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仕梁為都官尚書

王諶字仲和仕齊歷黃門郎貞正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　從叔摛以博學見知王儉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唯何憲為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摛後至操筆便成辭亦華美乃命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

旦甎竈前忽生泉水改其里為通靈里

孝義王虛之字文靜父母喪三十五年鹽酢不入口詔

榜門蠲其三世

孝義王文殊字令童父沒終身蔬食不衣帛　詔榜門

改所居里為孝行

孝義王知玄丁憂哀毀而卒詔改所居青苔里為孝家

里見張昭傳

北史王憲字顯則在魏為上谷太守清身率下風化大

行為并州刺史境内清肅　子嶷字道長孝文時為
南郡尚書訟者填門嶷性濡緩不斷終日昏睡語曰
實癡實昏終得保薦
王昕字元景為東萊太守于時年凶昕勤恤人隱多所
全濟　楊愔重其德素以為人之師表　母崔氏學
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蘊籍世號王氏九龍　昕
弟晞字叔朗仕齊始為并州長史未嘗以世務為累
良辰美景登臨山水以談燕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

王胄字承基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稱之曰氣高致遠後進之士咸以為準的

孝行王績生遭繼母憂杖而後起宣帝詔標旌門閭復其徭役

孝行王崇字乾邕兄弟並以孝稱母亡杖而後起父憂哀毀過禮　夏風雹為災崇至田畔風雹便止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節義王榮世為三城戍主梁師攻圍以不屈被害明帝

下詔褒美忠節

節義王閭數世同居有百口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奏標門閭

藝術王早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

王通龍門人隋仁壽三年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書人人悅順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納大理囚婦淳于
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義方疾之上言請下有司雜治
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御史冠也）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
其為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名主人曰此
嘉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
王求禮許州人武后時方營明堂琱飾譎怪侈而不法
求禮以為鐵鷟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璚臺夏瑤室之
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　三年三月大雨雪藨味

冬天子命將帥此乃三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願陛下不違時令手制褒允　方慶博學著書三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

王及善洺州人清正自持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拜內史

王琚懷州人敏悟有才畧明天文象緯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太子遽召見琚曰今天下已定太平公主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臣切為殿下寒心

夐於詞賦尤高　遷考功郎務覈實材議者謂自武
德以來數十年采録精明無丘比遷吏部典選復號
平允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為刺史丘守懷州尤
清嚴羣下畏慕　丘履英華劇而所守清約帝歎之以
謂有古人節下制旌潔吏

王忠嗣華州人海賓之子年九歲入見帝與論兵應
對如成人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　守代州
別駕大猾閉門斂迹不敢干法　後杜希望言

榜子附使者上九成十篇號曰鴈宣
王龜字大年博知書傳無貴賤氣佳永達里林木窮僻
築半隱亭以自適
王鍔字昆吾太原人曹王皋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
侵皋與鍔兵三千使屯潯陽而全軍臨九江襲蘄州
遂以衆濟表鍔江州刺史朝京師奏鍔文用雖不足
而他可試　為河東節度使會回鶻并摩尼師入朝
鍔欲示威武乃悉軍迎之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

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十八人位臺
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微有雅望拜相一日而京師亂
故其施設無可道者
王處存京兆人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
千至山南衛乘輿　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
多處存義愈為之用　與李克用平京師王鐸差與
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
一

者父喪也少玄鏡膚閱旬而獲遂以葬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屑拜揖舉孝悌廉潔授尚書省正字　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待詔門下省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樂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著五斗先生傳

王希夷家貧父母喪為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事黃贐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

充端明殿學士世宗雅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
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
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遷拜户侍樞密四年
再征淮以朴留守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内修法度
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歷
之法莫不通焉又使朴考正雅樂樂成而和朴性剛
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
莫能加也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法　宋興

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
載治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引精兵沿河以趨德
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斷浮橋而彦章引兵
急擊南城遂破之蓋三日云　彦章武人不知書常
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
性也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
俊騎將武俊録以為子遂冒姓王氏設諾干子曰末

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符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從周太祖起魏為彰德軍節度使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曾孫父莞官至右

司權舉進士為右補闕晉高祖時為兵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三十五始學而為人雋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唐廢帝起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户部尚書卒

仁裕性晓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承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號西江集五代時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和凝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李重進出鎮忠正在鎮八年寬簡便民從征太原改鎮許州加同平章事卒

審琦素不善飲太祖宴之於後苑祝之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禄也何惜不令飲之祝已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為飲之審琦受詔連十數爵無他苦自此侍宴必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強飲輒病也

王景萊州人也梁大將王檀鎮滑臺以景隸麾下莊宗入汴景挺身來降契丹入寇與高行周破之于戚累

伐至陳橋以軍中推戴而還徙原州防禦使彦昇殘忍在原州戎人有犯漢法者會賓客則引而前以捽其耳大嚼沃以卮酒前後所啗數百人鎮塞數年戎人畏之無犬吠之警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也父徹左拾遺少篤志嗜學性倜儻以書見桑維翰維翰奇之太祖即位擢遷翰林學士會符彦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代之俾令察彦卿動靜又謂祐曰此鄉故鄉所謂晝錦者也祐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也擢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累官樞密副使檢校太保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置壙中嗣宗好為文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子堯臣堯臣禹臣並致宦達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祖郁嘗官鄂州家黃州潯陽人望樓上若有仙景一夕欽若生欽若少孤祖愛之嘗曰吾之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舉進

曰當時曾于國事何遽自異耶曾言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景祐間拜相封沂國公是時呂惠簡為昭文相專決事曾與惠簡議論多不協力求去出知青州既入謝改判鄆州加資政大學士由宰相罷政而帶職自魯始嘗云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故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聞者歎服薨謚文正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也隋文中子弟績之後名同英宗

人推其賢

王驥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也狀貌奇偉館於王化基之門宋湜見而妻之以女舉進士為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後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齎軍校為亂者驥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戮之及明人皆不知也後為參知政事卒謚忠穆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也蓋屬文應舉開封府以

客有謂德用此害公者令死矣德用曰中丞言官豈害吾
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祁國
公德用素善射侍射瑞圖圍特二矢未發帝顧之使
必中一發中的再發又中帝笑曰德用欲中即中爾
加檢校太師封冀國公德用將家子知軍中情偽善
以恩撫下雖屬鄙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
四夷閭閻婦女小兒皆呼曰黑王相公至和中為樞
密使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曰天子以公典樞

文動筆如飛觀者服其精妙舉進士高第僉書淮南
節度判官名試館職固辭乃知鄞縣好讀書三日一
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
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文彦博
為相薦安石恬退不次進用再名試又固辭乃以為
郡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以母憂去服除
英宗朝累召不起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
學士初入對神宗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

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
後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
相丐奉祠封舒國公元豐三年改封荆國公薨謚曰
文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也徙家開封少好學日誦數
千言及長博通羣書舉進士廷試第二為大理評事
通判揚州名試學士院其文典麗有西漢風元祐初
為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相珪嘗薦張璪不用珪曰

神宗韙其言知開封府並河居人鑿河堤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歡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户部哲宗立求裕陵費財不逾時告備復徙兵部太僕寺請内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建言果如此則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之互相臨制豈可徇一時有司自便而廢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户部不受拜中大夫尚書右丞

留守北京辟嚴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留嚴叟嚴叟
謝曰嚴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元
豐末名為監察御史上疏兩宮極陳時事之弊以為
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
遷侍御史時左右正言久闕嚴叟上疏曰國朝倣近
古之制諫官纔至六人方之先王已為少今復缺而
不補臣所未諭豈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
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願

喜何論太平宋后自薰中稱歎以為至言 以上五事並見通鑑

王友直字關 開封人宣和間嘗為太原總管以忠義追封安化王魯丞相懷即其婿也

王尚卿字大卿居相州長孫名約字公詳仕至太守次孫綯字敏功綯之子炎以公詳蔭入仕嘗為樞密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歲歉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疋邑人大受其惠稱為德政縣此當路薦之范文正公為作墓

方退閣薦引非所預也正道自此日掃其門會有言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正道又拜慰曰此正倫効命之時也士美不得已因携之而入倫自陳於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因不得進宣和中嘗上書言北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城既急他無計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皇挾諸王奪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劒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

以示之仲益曰得此足矣子旦立於從班中誰敢呵
子豈有無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倫從其言入
厠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縝始書旨送御史
府倫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去高宗即位於南倫走
行在所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自布
衣拜五品借侍從以往制詞畧云胄出公侯資兼智
勇朕方俾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
太公而歸漢經年始還不用久之徽宗凶問至起拜